

信泰人寿即将走出包商行阴影，谁来接盘？

被视为“保险公司最后一道防线”的保险保障基金将发挥重要的衔接作用，旨在降低交易风险，起到“过渡”作用，接盘的下家已基本敲定。



信泰人寿的股权曾经长期被包商银行暗中所控制，在 2019 年包商银行被接管后，信泰人寿所遗留下来的股权问题也成为处置中的一环。

2020 年，信泰人寿曾经出现过一次蹊跷的股权变更，原有的代表包商行的三家大股东离场，同时又引入了七家新股东，一进一出涉及信泰人寿近 70% 的股权。据此前了解，这或涉及该公司时任董事长邹平笙趁机将公司股权转让至自己的势力之下。然而，邹平笙在 2021 年 5 月又被相关部门带走，至今未归。信泰人寿的股权处置在此之后

又继续提上了日程。

从多名业内人士处获悉，信泰人寿目前正计划增资扩股并引入一家来自地方国资的战略投资者，而保险保障基金也成为了此次交易中的重要一环。

I. 浙江国资接盘

据了解，此次交易中浙江国资的牵头方，系上市公司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物产中大”，600704.SH)。

物产中大总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浙江省省属特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提供金属材料、化工、煤炭等供应链集成服务，以及线缆、轮胎制造等高端实业；其金属、能源、化工、汽车分列全国经销商第3、1、5、6位。

公开资料显示，物产中大拥有成员单位超400家，员工逾2万人，业务范围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625.38亿元，同比增长3925%；利润总额74.63亿元，同比增长3716%；总资产12.95万亿元，同比增长2138%。其中供应链集成服务作为主营业务营收规模约占集团总额九成，利润贡献一半以上。

除供应链和制造业外，浙江物产旗下还拥有十余家金融企业，主要包括中大元通租赁、物产中大期货、物产中大集团财务、物产中大金石集团、中大投资、浙油中心、中大鸿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值得一提的是，物产中大金石集团的前身系房地产公司，后转型主营不动产金融，其在养老领域打造了包括医养一体的高端养老机构、社区嵌入式机构、以及大型 CCRO 养老社区。

“物产中大一直想要张保险公司的牌照，此次寻求的也是信泰人寿的控股权。”有保险行业人士称。按照《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上限为 33.33%，但若按风险处置获监管特批，也可达到 51%的绝对控股，比如此前处置安邦旗下的和谐健康，大连民企福佳集团就是由此成为了和谐健康控股 51%的第一大股东。此次交易也不排除将有其他的公司主体一同参股。

目前，总部在浙江的险企共有 2 家寿险、2 家财险，分别是信泰人寿、中韩人寿、浙商财险以及太平科技保险公司。

“业务是表、治理是根。信泰人寿历史遗留下来的股权问题，主要困扰的就是公司治理。对于这样一家金融机构而言，风险还是可控的，规模也不算特别大，所以能够快速走出来。未来信泰变成国资主导。加上又在浙江，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吧。”有接近交易人士评价道。

II. 保险保障基金的角色

在此前了解的多家保险公司股权变动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地方国资已成为本轮险企增资的主力，此次信泰人寿引战、增资扩股也不例外。

但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涉及包商银行资产处置的一部分，信泰人寿的股权交易中，引入了保险保障基金的资金介入，但该公司并不属于“被接管”的对象。

保险保障基金通常被视为保险公司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自成立以来先后动用过三次，均使用在了出现巨大问题和危机的保险公司身上，包括接管新华人寿、中华联合财险和安邦保险。其中，前两者中的份额都已实现溢价退出，收获颇丰。安邦即大家保险的股权自2018年至今仍在处置过程中。这些资产的外置是否得当、保险保障金何时能够退出等问题，均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对安邦有一条最初定下来的“坚持民营性质不变”之重组原则，在当下的环境之下，大幅提高了股权处置的难度。

有业内人士透露，按照计划，保险保障基金将接手信泰人寿约70%的股权。此后，信泰人寿再按照增资扩股的方式，由物产中大接手。

“保险保障基金这次介入的主要作用就是过桥，跟之前被接管后还要介入企业经营管理，是不一样的性质。因为下家已经找好了，这样物产中大的交易风险会降低不少，他们也比较放心，内部走流程的阻力会少很多。如果直接去接，可能跟现在的管理层、包括股东之间都缺乏信任度。”前述业内人士分析称。

前述接近交易人工则表示：“如果这次(信泰人寿)处置顺利，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好的案例、一个典型。”

在如今的保险行业中，还有不少险企的股权存在类似信泰人寿这样的瑕疵、或者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大家保险占用了大量的保险保障基金，又在短期内难以迅速完成股权外置，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险保障基金对行业的保障程度。而匹家原“明天系”险企，虽然已默默结束了至多两年的接管期，但也尚未迎来最终的处置结果，保险保障基金或将注资于窟窿最大的华夏人寿，但其有限的规模绝无可能完全兜底，更不用说去一一覆盖那些正嗷嗷待哺的“准问题”险企。而保险保障基金在此次信泰人寿股权变更中角色的变化。是否能成为未来解决问题提供足够的成功经验、成为处置的可选方式，值得观察。

在最新出版的《党的二一大报告辅导读本》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一文中，也对行业保障基金的角色作出了新的阐述，强调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存

款保险基金及其他行业保障基金不能成为“发款箱”，要健全职能，强化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化法治化处置平台作用。

文章指出，目前金融业还存在专业化处置机构和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实践中“一事一议”的外置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存款保险基金等行业保障基金的损失吸收和分担尚且缺乏清晰的法律规定。

因此，在完善金融安全网和风险处置长效机制方面，郭树清提出，要加快出台金融稳定法，明确金融风险外置的触发标准、程序机制、资金来源和法律责任。区分常规风险、突发风险和重大风险，按照责任分工落实处置工作机制，合理运用各项处置措施和工具。

官方数据披露，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保险保障基金基金余额 1829.98 亿元(汇算清缴前)，其中财产险基金 1130.89 亿元，占 61.80%；人身险基金 699.09 亿元，占 38.20%。

III. 信泰人寿的成色

信泰人寿成立于 2007 年，原本有着不凡的身世——甫一成立便获准在全国 18 个省市展业。在同期成立、规模相近的民营寿险公司中，这样的待遇实属不可多得。不过，由于原董事长郑秋根代表的小股东

与大股东浙江永利、巨化集团、浙江华升之间内讧不断，信泰人寿的经营数据惨淡。在 2014 年被监管叫停开展新业务，并开始增资事宜。

之前信泰人寿的股东之间矛盾很大，当时保险保障基金差点就要介入，但是后来他们自己解决了。”有接近保险保障基金人士回忆到。

然而，信泰人寿在 2015 年的这次增资，大部分来自几家大股东向包商银行股权质押融资所得，公司实质上被包商银行旗下的关键平台中微小(即“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控制。

2012 年之后，由于“明天系”的融资重心渐渐从银行转至保险领域，也随之放松了对包商银行的控制。原包商银行董事长李镇西则借机另起一摊，在包商银行制造的不良资产也有约 500 亿元，因为其操作手法继承了“明天系”的衣钵，甚至连壳公司也用了“明天系”留下的，包括中微小，在行内被戏称为“后天系”。

在 2019 年包商银行出险而被接管后，信泰人寿的股权在 2020 年又发生了一次变更有知情人士称，这次变更，意味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包商银行转到了信泰人寿原董事长邹平笙的手上。有业内人士透露，此次变更过程中，新股东的出资来源就存在瑕疵，并且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和争议，但最后仍然获批。另有接近监管人士表示，此后被查的包商银行接管组副组长李国荣，也在这次股权转让中存在“知情

不报”的问题。

2020年的这次股权变更中,新股东的资金从哪里来?目前尚未可知。但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信泰人寿与青海银行的一起诉讼案件,暴露了该公司在公司治理和保险资金运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是否又与彼时的股东出资问题相关联,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披露。

公开信息显示,信泰人寿目前排名第一、持股 19.9%的大股东——天津大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大田”),于 2019 年以一笔应收账款作为底层资产,借道长安信托,从青海银行获得了 9 亿元的信托资金。青海银行提供的证据显示,信泰人寿以协议存款为此做了担保。

这类利用银行存款为股东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模式,是保险公司股东为了规避监管、违规获取保险资金最为常见的手段之一。最典型的如君康人寿,此前正是通过这类方式被股东忠旺作为“提款机”违规占用了数百亿元的保险资金,至今仍然无解。

但在本案不同的是,信泰人寿保险资金的“转移”,发生在天津大田入股信泰人寿大约半年多前。这不禁引人质疑:该公司 2020 年 7 月入股信泰人寿的资金究竟从何而来?其中是否存利用该公司保险资金虚假注资、循环注资的可能性?

疑点不止于此。据了解，除天津大田外，还有一家名为“张北元启”公司，以及我国首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同样也在入股前，从不同银行处获得了由信泰人寿担保的信托资金，规模合计 20 亿元。这两家公司的共同点，就是均为华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田投资”)旗下的企业。

华田投资是谁的？公开资料显示，华田投资最初由大田集团创始人王树生与其妻姜红霞分别持股 80%和 20%。

但在 2019 年 3 月，华田投资新增股东广州秋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秋石资产”)，持股 95%，王树生和姜红霞的持股比例降至 5%。而秋石资产于 2019 年 7 月又新增股东“芜湖远福昌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公司分别由华鑫国际信托、布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80%、19.98%：前者由华电集团控股，后者为远洋资本全资所有。而远洋资本也在不久后，成为了信泰人寿排名第三、持股 14.9%的股东。

另有媒体报道称，秋石资产的这次股权变动，意味着奥凯航空再次易主，实控人由王树生转为华电集团。不过，有接近均瑶集团(奥凯航空原股东)的员工和知情人士分别表示，奥凯航空在此次股权转让后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已被带走的信泰人寿原董事长邹平笙。

也就是说，在 2020 年信泰人寿这笔股权转让发生不到一年之前，实际控制人、新晋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就从信泰人寿获得了数一亿元“被转移”的保险资金。这样的时间点和巧合，或也只是信泰人寿一大堆股权谜团中的一小部分。

截至 2022 年三季度，信泰人寿的总资产已达 1816 亿元，净资产 24 亿元，核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18.96%/130.14%。尽管目前显露出来的青海银行存款案件规模，对于信泰人寿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其资产端中还遗留了不少非标项目的风险尚待处置。毫无例外的是，这些非标项目中又有相当的规模与包括包商在内的老股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这些解不清理还乱、一切藏在水面之下的资金变动、股权变更和公司治理问题，在信泰人寿即将迎来国资新股东之时，或都将成为过去式。而如何对保险资金运用进行“穿透式”监管、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透明度，防止保险机构在不当关联交易下成为股东的“提款机”，则是保险行业永恒的命题。”